

听见

程果儿

每天上班早出晚归,周末深宅家中,在这栋楼住了几年,遇见一个单元的住户,也只微笑着打个招呼,随即交错分开。

对于他们,我更多是用“听”来了解。偶尔在书房睡一晚,隔壁就是邻家厨房。早晨快六点光景,模模糊糊听到菜板当跟豆浆机嗡嗡之声,看到我朦胧的意识前,悄声说:天亮了,闹钟要响了。

五年时间,我从不知道那套房子里住着怎样的人家。只猜想,必定有贤惠的主妇,还有上初中的孩子,早早要吃饭上学。那样细致用心的早餐,是一天学习的动力呀。

我家住二楼,主卧下面是车库,改造后大多用来住人,或是腿脚不好的老者、或是临时暂居的租客。老人少觉,夏季天明即起,聚在楼下说闲话。我们夜里晚睡,早晨总想贪凉多睡一会儿。有好几次,我蓬头眯眼,拉开纱窗,冲楼下喊:这还没到六点哪,能不能说话声音小一点,人家还要睡觉!

楼下噤声片刻,然后依然嘈嘈切切。

一位老妪住我家斜下方车库中,她跟着女儿女婿过活,却时常常用衰老高亢的声音咒骂女儿。喃喃数落很久,我也没有听懂主要内容——谁又会去在意呢?偶尔,已近花甲的女儿狠狠回敬一句,老妪会更大声地申诉无人倾听的苦涩。

这两年,老妪叫骂的声音已不大听到。我晾衣服的时候,伸头看见她垂首坐于轮椅内,晒着春日暖阳。重孙女从外地回来,她央求着:“给太太跳个舞看呗,给我跳一个。”孩子没有理她。

我听了,莫名觉得心酸。

也有让人陶醉的声音。应该是在西南方向的一栋楼上,以前每到晚八点后,就传出悠扬的钢琴声,娴熟流畅,一首,又一首。这时我就瞅一眼儿子闲在角落的吉他,说:你听听!

北边那栋楼上,住着两个爱唱歌的男人。一位年轻些,拥有非常专业的美声唱腔,多唱主旋律歌曲。他站在阳台上放声高歌,我甚至可以想象他陶醉的表情。分明,这楼下虚空的一片,在他想象中站满热情的听众。

他家楼下车库住着一位爱吹拉弹唱的老男人。我大约是见过的,戴眼镜、穿西装,在门前空地上孤独地拍打篮球。其实并不确定,只觉得这就应该是唱歌的那个人。他似乎一个人生活,会拉二胡,一曲下来让人肠为之结;爱唱歌,最常唱的是《为了谁》,声音瘴而涩,但音准很好,高音可以轻松上去,结尾处还要故意颤上几颤。

五官之中,眼睛可以忽略逃避所不欲见,耳朵却更自主性。推过来任是什么声音,我们都要无条件接受。对于我这样习惯封闭的人来说,琐碎声响描画了陌生人的生活,又没有眼见时的尴尬直接,我只需用想象将空白处补全。如老子所言:鸡犬之声相闻,老死不相往来。

我听,即我所见。

但陌生人,我祝福你们。



喜读5月17日新民晚报“夜光杯”上吴少华先生的文章《上海滩“五角场”知多少?》,长了不少知识。文中写道:“历史上上海人在命名地名时,凡五条马路相交就叫‘五角场’……”循着这一思路,我也来凑个趣——“凡六条马路相交”者是不是可以类推,叫它“六角场”呢?虽然上海滩从未有过“六角场”的地名,但是确实是有六条马路相交的地方,据我所知就有两处,都在闹市中心。

一处位于泥城桥的南堍,由西藏中路、北京东(西)路、新闻路、芝罘路相交,形成了六岔路口。知名的星火日夜商店就坐落在西藏中路新闻路口,而北京西路新闻路口则有着名气也很响的大观园浴室。

另一处在南市老城厢外的老西门,由复兴东(中)路、人民路、中华路、方斜路(方斜路的北端在老西门,南端在斜桥,吴文中已有述)相交,也形成了六岔路口,中央有个圆形的大花坛。各个路口分布着中百八店、新华书店、邮电局,以及全泰中老年服装、大富贵、乔家栅、老同盛、冠生园等名店。11路电车、24路电车的终点站也在这里。还有人民路方斜路相交的路口,中华剧场的左前方,曾经矗立过一座纪念辛亥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、沪军都督陈英士的塔碑。

以前我们讲到上述两处地方,因为没有“六角场”的叫法,所以就叫“泥城桥六岔路口”和“老西门六岔路口”来指代它们。我想,无论是“五角场”还是“六角场”,总归是上海市民的“气场”,它们凝聚起了这座城市的人气与精神气。

于是,主其事者便往“富强粉”里匀些杂粮凑合,捏成一团,效果以令人咽不下喉咙为上限。

其实,这是对“窝窝头”的“不尊重”。

这里的“不尊重”,不光指食材,还指形状。

谈到“窝窝头”制法时,梁实秋先生来劲了:“面和好,抓起一团,跷起右手,大拇指伸进面团,然后用其余的九个手指围绕着那个大拇指搓搓捏捏,使成为一个中空空的塔,所以窝头又名黄金塔。因为捏制时是一个大拇指在内,九个手指在外,所以又称‘里一外九’。”

这个描述是极好的。可不是嘛,如果没有做成“中空空的塔”的模样,怎么能叫“窝窝头”呢?小姑娘两腮各有一个凹陷的窝,我们管它叫酒窝;倘若没有这样的凹陷,看上去只是隐约有点平整,那是疤!

当然,梁先生说的是从前,是在他生前看到的情况,几十年、上百年,甚至更早,不会错的。绝大多数情况,“窝窝头”确实是穷人果腹的主食。

那么,“窝窝头”在“从前”,就一定是穷人的“专属食品”吗?

知堂《窝窝头的历史》一文,引李光庭(乾隆六十年举人,后任内阁中书、湖北黄州知府)所著《乡言解颐》卷五中载刘宽夫《日下七事诗》,提到了“爱窝窝”,边上有个小注:“窝窝以糯米粉为之,状如元宵粉荔,中有糖馅,蒸熟外糝自粉,上作一凹,故名窝窝。田间所食,则用杂粮面为之,大或至斤许,其下一窝如旧而复之。茶馆所制甚小,曰爱窝窝,相传明世中富有嗜之者,因名御爱窝窝,今但曰爱而已。”这里的“窝窝头”,哪像只是穷人吃的?至于慈禧喜欢吃窝窝头,那就更绕不开了。

知堂在写于1956年的《南北的点心》中又说:“……此外则有大块粗制的窝窝头,与‘仿膳’的一碟十个的小窝窝头,也正是一样的变化。北京市上有一种爱窝窝,以江米煮饭捣烂(即是糝粬)为皮,中裹糖馅,如元宵大小。”可见,“大块粗制”与“一碟十个”、江米(黏糯米)与玉米粉是同时存在着的。对于那些

消费者,我们无从泾渭分明地厘定其贫富。

“穷人”与“窝窝头”的联系,放到现在,难免更加不着边际:饭馆餐厅里卖“窝窝头”的、吃“窝窝头”的,显然并不见得都是愁面苦脸的穷人哩。对不对?

如今,餐馆售卖的“窝窝头”,不是如北京“仿膳”的袖珍窝窝头——甜咪咪,黄渣渣,小巧玲珑,就是如鸟食罐的“窝窝头”——“窝”里被酿入各种菜肴,干菜蒸肉丁、辣椒丁炒肉糜、干菜辣酱、炒鳊糊、蟹粉、肉糜……像菜又像点心,味道相当好,营养也不错。

有趣的是,梁先生宅心仁厚,时刻担心“窝窝头”会对“穷人”造成伤害:“北方每到严寒,就有好心的人士发起窝窝头会,是赈济穷人的慈善组织。仁者用心,有足多者。但是嗟来之食,人所难堪。如果窝窝头会,能够改个名称,别在穷人面前提起窝窝头,岂不更妙?”

然而,时代毕竟不同了,一味纠缠,认死理儿不管用。殊不知梁实秋先生以翻译《莎士比亚全集》而闻名遐迩,莎翁有出戏叫什么来着?对,《无事自扰》(Much Ado About Nothing)!

说起儿时的零花钱,那故事简直太多了。

儿时,父母都是普通工厂的工薪阶层,工资收入不高,日子过得紧巴巴的,母亲又多病常住院,花去了家里不少钱。懂事的我不会伸手问父母要零花钱,因此,我是一个缺少零花钱的孩子,尴尬的事也时有发生。有一次早上随父亲去单位,下午父亲让我一个人先回家,当我上了13路电车站时,才发现父亲忘了给我乘车钱。无奈,只得下车,从宝山路共和新路走回家,直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家,母亲急得差点去派出所报案。那年,我只有10岁。

我不想问父母要零花钱。父亲上班常常提前出门,乘几站车,再走几站路,为的是节约几分钱。我默默想着,一定自己想办法攒钱。

还记得“第一桶金”,是与弄堂小伙伴晚上打着手电筒爬进中山公园,折根树枝到一棵棵树上寻觅知了蜕壳,够不到的就用树枝刮下来,一个晚上竟然可以捉到几十只,用书包装好,次日放学后卖给长宁路上的泰山堂中药房,得款两元多。我没有拿这笔辛苦钱去买吃买喝的,而是去曹家渡康美百货商店帮母亲买了一只崭新的铝

制饭盒。因为,我看到母亲带饭的铝制饭盒已是“伤痕”累累,“瘪塘”无数了。晚上,母亲坐在竹椅上,手中拿着新饭盒默默地流泪。她没有说什么谢谢之类的话,只是吃晚饭的时候,净往我碗中拣菜。饭后,母亲拿出针线盒,用旧布为铝饭盒做了只布套。家里的鸡肫皮、橘子

曝几眼。“赤豆棒冰,四分一根。”听着那诱人的叫卖声,馋得口水直流,可咬咬牙还是转身离开。

几乎所有的玩具我都是自制的。好不容易弄到一块木头,为了削“贱骨头(陀螺)”,差点被钢锯刀削掉了手指头。我也会用自行车废链条制成玩具小手枪,装上几根火柴头,能打出“啪啪”声,很受弄堂小伙伴的欢迎,他们会用自己的三毛球、乒乓球、连环画等与我交换小手枪。我还会用劳动车的轮胎皮和粗树杈自制弹皮弓,用棒冰棒叠成一只只知了和蝈蝈的笼子,有时竟然也能换来小伙伴几分甚至几角的零花钱,令我大喜过望。我非常不舍得用自己攒来的零花钱,能不花尽量不花,非得花时,也是算了又算。哪怕是想看“打仗片”电影了,也是星期天去买早场票子,即早上七点左右开映的电影,比日常票要便宜一半左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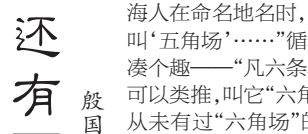
小学时,不少学期我的学费都是减免的。有时,与同学间发生口角,被人说成是不缴学费读书的人,让我既气馁又有点难为情。之后,每到开学前,我就会砸碎储蓄罐,把零花钱拿出来缴学费,还有多余,就重新买上一只储蓄罐,再买上几件文具。

那时过“六一”,没有新衣服穿,也买不起玩具,连吃顿好吃的也是奢望。但学校都会组织庆祝会,唱歌、跳舞、朗诵,大家穿上白衬衫、蓝裤子、白球鞋,我们弄堂十几个孩子还会相约到中山公园,爬假山、跳山羊、撑老黄牛、捉迷藏、拗手劲、看小书、踢毽子、刮刮片、抽贱骨头、跳橡皮筋……留下很多乐趣和美好的回忆。

儿时的零花钱很少,可幸福感却从来不少。

沪上还有「六角场」

殷国祥



七夕会

早上起来先喝一杯温水,接着做一个多小时的慢运动。按摩、揪压相关穴位,梳头一百下,练“六字呼吸法”,即“嘘、呵、呼、嘶、吹、嘻”。再练自己改良的“八段锦”,称之为“曲氏操”,每天两遍。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也不忘锻炼,不是练握力器,就是练拉力器。

喜欢阅读养成了习惯。老爸认为读书看报像润滑油有利于健脑。随着年事增高,从原来每天阅读2个小时调整到1小时。家里长期订阅各种报刊,剪报资料本积累了20多册。坚持写日记,87岁时完成了5万字的回忆录写作。

每天手不离笔练书法。年轻时他在抗大就写得一手好字。他把练书法当作身心合一的锻炼,到了晚年也没有停止习字。离休后参加了上海市老干部大学书法班的学习,得到名师指点进步更快。现在是南京军区老战士书画协会会员、东方艺术院创作员,作品多次参加全国、军内及省、市的书法展并获奖。书法爱好者向我老爸索要作品他从不拒绝,他说送得多,就会写得多,越送越开心,先后送出去数百幅书法作品。我积极支持,帮他买宣纸。

饮食简单过普通生活。他一日三餐主食保留着山东人的习性,喜食白粥馒头。平时最好的菜肴是蟹虾。几乎不碰什么营养品。我母亲每天烧一碗红枣赤豆汤给他喝。奢侈一点就是橘子和猕猴桃等水果四季不断。老爸就像跑生命的马拉松,在简单中坚持,毅力加上韧劲,走在长寿之路上。

老八路的养生经

老爸曲韶光是个老八路,30年前离休了,养生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。一晃,如今已是95岁的老人了。他有什么养生秘籍?作为他的儿子我最了解。

1947年孟良崮战役打响,敌人的一发炮弹落在他的左后方,弹片击穿地图的皮包钻进他的后腰和左大腿等处。后来医生取出若干块弹片,但还有几块小弹片未能取出,甚至有一块留在左肺部靠近心脏的地方。老爸不光身上有弹片,他还先后患过颅骨脓肿、肩疽疮、肺炎等危险病症,长期患有胃溃疡、肠道综合征、神经衰弱症、心动过缓等慢性病。80岁后又患了胃癌,胃被切除四分之三。有人请教我老爸的长寿之道。他哈哈一笑,说这笑声就是秘诀。我是革命军人在战场上连死都不怕,还怕生病患癌吗?他说疾病也是“敌人”,首先在精神上要压倒它。只有不怕,配合治疗,才能战胜。也许经历战火考验的人对生死看得淡,所以老爸身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特别强。1944年他从抗大毕业,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先后四次立功。随军南下进驻上海后,长期在警备区机关工作。因为伤病缠身,离休前上级组织特批他可以不出早操。但老爸从未以“特殊老兵”自居,更没有因病而情绪低落,牢骚满腹。他身上带着一股正能量一直走到现今。总结他的养生方法就是4个字:练、读、写、简。

天天锻炼是必修课。老爸88岁时还每天到附近的静安区体育场走上几圈。后来年岁渐大,以在家锻炼为主。

健康

儿时的零花钱

陈建兴

皮、乌贼鱼骨等我都会收集起来,晒干后卖到中药房去,还有牙膏皮、鸡毛、鸭毛、肉骨头卖到废品站去。这些钱父母亲是不要我上缴的,便成了我收入的一部分。对门煤球店的营业员邓阿姨也知道我是一个缺钱花的孩子,见我人高力气大,碰到有人要帮着搬、抬煤饼时,总会朝着我家喊,让我去帮人家,偶尔也能得到几分辛苦钱。这样的“差事”,每月总能有几次。

那时,我想要买东西很多:一本《新华字典》、一双白球鞋、一套大红的线衫线裤,还想买几本连环画……可零花钱少得可怜,几乎一件也买不成。更难的是,每当经过弄堂口的烟纸店时,总会忍不住住店里那些坛坛罐罐多



梦圆花博

顾耀佐 摄

